

JINGDIAN SANWEN

经典散文

作品精选

浪漫·人生
JINGDIANWENXUEYUEDU
【经典文学阅读】

浪漫·人生

仿佛一只手在背后用劲地
推开了我，但那只手的拇指却
不小心挂住了我的长发。
我不能不走，但又不能不回头。
一双眼睛望着我，暧昧而又坚决。
使我永远放不下的不是故乡，
而是那双眼睛。
它会识破我的心计，
也只有它能识破。

吉林摄影出版社

读者精品

· 新世紀素質教育閱讀叢書 ·

經典散文

①浪 ②漫 ③人 ④生

吉林攝影出版社

責任編輯：楊 林

封面設計：朱東建

新世紀素質教育閱讀叢書

經典散文

郭書章 主編

吉林攝影出版社出版發行

(長春市人民大街 124 號)

湖北省孝感市天力印刷有限公司

開本：787×960 1/16 總印張：90

2003 年 11 月第 1 版 2003 年第 1 次印刷

印數：1-5000 冊

ISBN7-80606-566-0/G · 135

總定價：120.00 元

(本書若有印裝質量問題請直接同承印廠調換)

目 录

· 多彩人生 ·

在异乡的寒冷里	赵建英 2
感动是一种养分	何 蔚 5
我的名字,我的心痛	田 婧 7
月夜惊魂	齐文斗 9
花之路	陈思俊 11
树下有“女鬼”?	彭桢桢 13
把地球戳个眼	张绍民 16

· 生命滋味 ·

绯 闻	钟雪灵 20
丑陋的美女	钟雪灵 23
一个风花雪月的女人	王绍杰 26
一个书记的妻子	小 咪 29
姑娘结婚图什么?	邵惠君 32
痛并快乐着	孙 磊 35
遗 憾	良 木 37
名 片	韩玉喜 39
感受雪落声	林 锋 41
我们并不贫穷	邵湘君 43
秋来常忆忘年情	刘涵华 45

枣 缘	涌 津	49
平民的幸福	竹 马	51
童年的黄房子	寒 潭	53
遗 物	魏晓明	55
座 次	李宏伟	58
无 奈	徐莹莹	60
伞悠悠情悠悠	王淑君	62
不解的心	刘骏骅 张宝胜	64
犟 爷	缪荣株	66
水寒的爱情	张爱予	68
狗 二	李 全	70
榨油汉发狠	游大海	72
十年不归人	向 阳	74
隔壁刘爷	牛志耕	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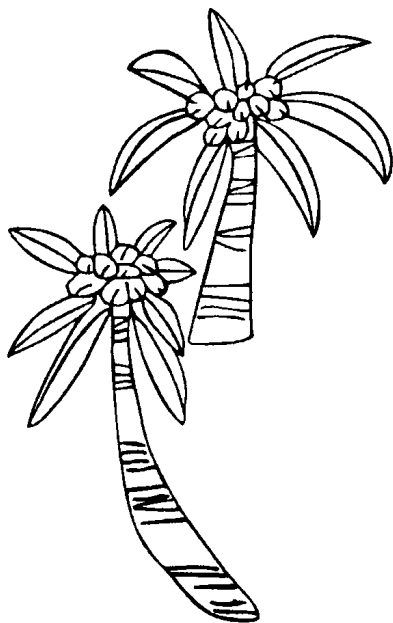
• 品味人生 •

空 隙	李 戡	81
漫话说谎	李 戡	83
真情永恒(外三章)	郭 辉	85
在北京的夜里	王建平	88
下雪的时候	林 锋	89
雾中的叙述	文乾义	91
坚守着的美	文乾义	93
活着与生活	文乾义	95
恰同学少年	田友桂	97
源于“自然”的一部书	柳 五	99
锦江春色来天地	肖 木	101
泣血诗篇苦吟成	王建平	1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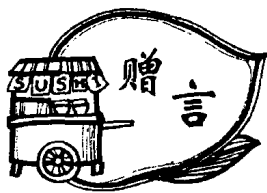
· 杂感情丝 ·

秧 歌·····	魏 丹	106
在皇陵·····	阿 丹	109
长城断想 ·····	苗旭宏	113
浙江走笔 ·····	王涌津	115
黄河、昭君、落日圆 ·····	林 峰	117
石城腹地 ·····	全宪章	120
乡村小学校园 ·····		122
中华鳖·····	曲 近	124
看破风景 ·····	全宪章	126
写 信·····	张元升	128
清清的海 ·····	金 沙	131
闲话二题 ·····	孙桂芳	133
写在四月一日的边上 ·····	董玉明	136
空 白·····	秋 心	138
梦 醒·····	斯 人	140
想念余秋雨 ·····	斯 人	142
泗渡者言 ·····	斯 人	144
梦之魔·····	斯 人	146
帮 忙·····	秦德龙	148
北极村·····	文乾义	150
雪窦山·····	小 咪	152

多彩人生



仿佛一只手在背后用劲地推开了我，但那只手的拇指却不小心挂住了我的长发。我不能不走，但又不能不回头。一双眼睛望着我，暧昧而又坚决。使我永远放不下的不是故乡，而是那双眼睛。它会识破我的心计，也只有它能识破。



仿佛一只手在背后用劲地推开了我，但那只手的拇指却不小心挂住了我的长发。我不能不走，但又不能不回头。一双眼睛望着我，暧昧而又坚决。使我永远放不下的不是故乡，而是那双眼睛。它会识破我的心计，也只有它能识破。

在异乡的寒冷里

☆ 赵建英

走过了异乡，经历了异乡，然后又流落到异乡。

异乡与异乡是不一样的，正如故乡与故乡也会不一样。你的故乡让你留恋，他的故乡让他诅咒，而我的故乡呢？

不知不觉就离开了它。仿佛一只手在背后用劲地推开了我，但那只手的拇指却不小心挂住了我的长发。我不能不走，但又不能不回头。一双眼睛望着我，暧昧而又坚决。使我永远放不下的不是故乡，而是那双眼睛。它会识破我的心计，也只有它能识破。

这就是我与故乡了。

但我还是有过或者依然有故乡的。

尤其是在远处，在一年前我想都不曾想过的远方落脚时，我才知道，要走回去是多么艰难。不仅要坐两天两夜的火车，而且还要走一段时空的，心的距离。

我只好暂且不去想它。想也无奈。人都在那里一如既往地活着，也滋润也艰难。我就不同了，除了积在那里的几重辛酸，还有一种说不清的语言

的障碍。

我总发现在故乡时，我失去了语言的功能。不说话时，有人指使你说话，而你终于发出声音时，就有人指责我的声音是多么难听，似乎同样的方言我说出来就是一种罪孽。

生来人都有话语权，你的方言就是你当之无愧的母语，如果要我放弃它，那么我只有离开它。

我开始了行者之路。我也放弃了我的母语，开始说一种陌生的，但我操作起来却非常上口的大众语言。我才发现离开故乡的人都说这种语言。人们叫它普通话或者国语。不论它是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代替了我原始的语言，它净化了我，同时也掠夺了我。

家与国比起来，家是重要的。而你听到其他的流浪人与你同样说普通话时，才发现国比家重要得多。

我与一个女孩从ABC开始学英语。老师也是一位女孩，用同一种语言教授另一个民族的语言。我才知道我永远学不好它，原因还是故乡，还是自己的国家，你走不出去，你被无处不在的母语包围着。字母与方块字对你来说就是一道鸿沟。

突然找到了那种平时想到而找不到的感觉。那就是“鸿沟”。故乡与异乡，爱情与情谊，寒冷与温暖……你永远走不出去；永远不可能跨越过去。

异乡的天气似乎是不一样的。天天有雨，下雪是热的，下雨却冷，我有着与常人不同的感受。所以我总是怕异乡有雨，而这儿却偏偏总下雨。三天五天地下，十天半月地停不下来。

绿树成了黑色，天空成了灰墨色，红花黯淡，白鸽发污，似乎连声音也嘶哑下来，几乎听不到它们的叫声了。陪衬着这些沉郁色调的是浸天浸地的湿冷。树叶成了沉重的石头，一片片地砸下来；花也变为落拓的羽翎，纷纷坠入泥地。才不几天，花园里就没了花儿影。剩下一个空空的深秋，被雨水填得满满当当。

寒冷就这样降临了。浸入人的肌骨，总是让人不设防地不寒而栗。

当寒冷突如其来，才知道尽管出门的行囊那么重，但足以御寒的衣物却没有几件。看看空空的行包空空的床，剩下的就是独自面对寒冷了。正

视寒冷并不一定是惧于寒冷，但你必须以一个漂游者的心态来面对它。

想到有一天在冰天雪地里艰难跋涉，甚至在荒无人迹的雪原高山踽踽而行，那时候没有床铺，没有棉衣，甚至如现在一样依然没有伴侣，难道你就放弃走路、漂泊、逃避生存？因为尘世永远在背后追赶着我，使我不可能坐下来歇口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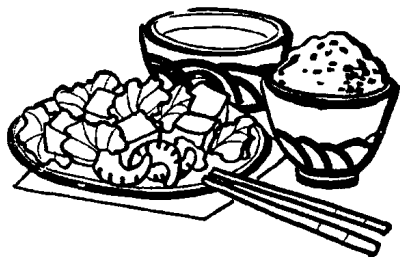
风依然从宽大的窗缝里钻进来，从铁皮门里透出来，雨打玻璃哗哗地响个不停。但寒冷却不再狰狞。桌上有一摞书，我们依然用同一种语言学习另一种陌生的语言，而我们都已把最原始的字母压在心底了。在寒冷里就有一种欲望，都用自己最初的母语来交流，对话和讲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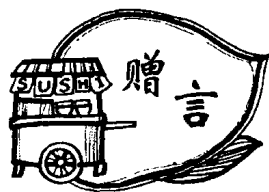
三个女孩相视而笑，我们谁都不懂得谁，甚至都不如用英语来交谈。我看她们冷得发抖，又望望窗外灰色的天与潇潇的雨。忽然怀念起故乡，那个始终用一只眼睛盯着我的故乡。

她们是否也一样呢？

天不懂我的方言，雨不懂我的方言，寒冷更不懂我的方言。故乡是懂得的，但它却听不到。听不到与听不懂是一样的。

风雨还是喧响着，如同一种难解的呻吟。我们双手冰冷，且伸开双手抓住了满满的、抓不透的寒冷。我的眼里流出了冰。心里也淌着冰。方言在上面走着，迈着蹒跚而趑趄的步子。





若是没有感动，我想我就会于不
痛不痒中丢弃自己。

感动是一种养分

☆ 何 蔚

常常有一些无法言说的感动。

譬如看见果实坠地，从一棵树的手腕上，一枚青涩的苹果或一只熟透的蜜桃，冷不丁地跳到地上，在尘土中灼下一道轻痕，打下一个水印，或者连一点儿蛛丝马迹也不曾留下，可就在这一瞬间，它已经深深地感动了我。

譬如看见一只鸟朶，在我的窗台上跳跃盼顾，抖动漂亮的羽毛冲着我叫了那么一声，甚至只有半声，尔后又匆匆飞走。譬如看见一个朋友久违的眼神和手势，看见一颗滚动在草叶上的露珠被风摔碎之前的最后一次闪耀，看见一群蚂蚁抬着一只蜜蜂在大地上缓缓行进时所表现出的那种小心谨慎与肃穆庄严……总之，感动我的有时是一种声音，一种复杂的隐喻了生命幻象的声音；有时是一种色彩，一种沉重的、负载了诸多情感信息的色彩；有时是一种状态，一种含蓄的，超越了明示话语的状态。也有时候，感动我的竟是一种细微、寻常得极易被人忽略的场景，正如一群蚂蚁抬着一只蜜蜂的残骸亦惨亦烈地向前移动，最终，它们几乎全部移进了我的内心，默化成一曲悲壮的挽歌和一场永久的仪式。

更有时候，感动我的仿佛什么也不是，即使是，也仅仅只是事物的一粒元素而已。

不知道为什么要感动。

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若是没有感动，我想我就会于不痛不痒中丢弃自己。因为我知道，这个世界上连一朵花一茎草一湖水一尾鱼和一条狗，都

那么持久地拥有着令人感动的特质。所有的生命几乎都离不开感动。如果对美视而不见,对春天也无动于衷,那么还有什么理由在美和春天之间迈动双脚呢?

想一想,一朵花因为什么而鲜艳妩媚,一茎草因为什么而摇曳多姿,一湖水因为什么而清波漾溢,一尾鱼因为什么而跃出河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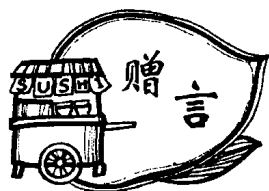
许多时候,我就是这样不可抗拒地被一些极小的事物感动着,被极小的感动润泽着。只是,我好像从来没有留心将每一次感动的具体根由进行仔细的探究,一条一款地罗列起来,为诱发下一次感动埋好伏笔。我想,谁如果真这么愚蠢地对待感动的話,那他就不可能拥有更多的感动了。感动是不能提前准备的,如同做梦一样,因此也没有必要在事后对它做一番精彩的归纳、总结或者赏析。

常常被感动而充满激情的人是有福的。

我或许属于其中之一。故我想:我感动是由于我深爱着世上一切美好的事物,我甚至比别人更留意也更钟情于它们。而这些美好的事物也仿佛是我的朋友和亲人,也同样爱着、留意着、钟情着我。我们永远保持着那种和谐友善、亲密真挚的联系,保持着深层的感情交流、碰撞与沟通。彼此间相互提醒、暗示。相互期许、关怀和给予。每一次小小的感动都会洗净我灵魂中某个小小的斑点和污渍,每一次深深的感动都有可能斩断我性情中某一段深深的劣根。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感动使我的内心变得清洁、明亮、丰富而又宽敞,使我面对每一轮崭新的日出都能赢得一个全新的自我。

对于我,感动始终是一种崇高的养分,如同丰盈甘美的母乳;对于感动,我则始终都是一个受益不尽的吮吸者,吸着母乳的精华渐渐长高,长大,健康,强壮,享有智慧与激情。

因此我敢说,一个人,只要他还能感动,就不至于彻底丧失良知与天性。只要能感动,即使将你放在生活的最边缘,你也决不会轻易放弃做人的资格以及与生俱来的发言权。



“婧”字里，“女”旁“月”底仍取自于“娟”，因为我永远无法忘记为我取名的父亲，而那个“主”头，上面一横是我，下面两横是父亲和母亲，中间那竖就是一个家，能把我们拴在一起，虽然我知道，那已经永远成为了过去。

我的名字，我的心痛

☆ 田 婧

我一直觉得，“遭遇”离婚，最痛苦的不是父母，而是孩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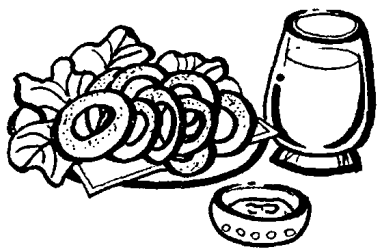
父母离婚那年，我12岁。也许是觉得我还小，他们一直没告诉我，要不是母亲突然带我搬回了姥姥家，要不是那天无意中在母亲的衣柜里发现了那本黄皮离婚证，我还真不知道他们会瞒我到什么时候。当时，真的很伤心，因为他们完全忽略了我。然而，这一切才刚刚开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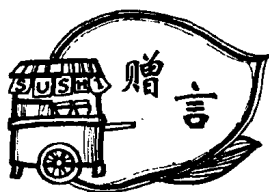
几个月后的一天晚上，我刚要睡着，迷迷糊糊中听到母亲说要跟我聊聊。我拉亮了台灯，看到母亲蓬乱的头发，红肿着双眼，顿时吓了一跳，以为发生了什么事。谁知母亲却开始滔滔不绝地抱怨父亲，说他没出息，不会关心人，懒惰，吝啬……好像父亲成了天下恶人的典型。母亲憔悴的脸庞由于愤怒而变得扭曲，我不敢相信眼前这个刻薄的女人竟然是我昔日美丽善良的母亲，也不敢相信那个被母亲说得坏透顶的男人竟是我慈爱有加的父亲。我哽咽着打断母亲求她不要再讲下去。她顿了顿，说只是想让我知道离婚是出于无奈，而且她要我改掉名字随她姓，理由是我判给了她。那一夜，我躺在床上辗转难眠，回想起从前全家其乐融融的情景，泪水打湿了枕头。那时，我才知道，原来离婚是如此可怕。

第二天，母亲真的拿给我一本字典让我选字改名，我怯怯地说用不着字典，实在要改，光改姓就行了。母亲发起了火，怒气冲冲地说要我和父亲彻底划清界线，连名带姓一个字不留。看着母亲义不容辞的表情，我别无他法。

那天，我在书桌前坐了一整天，被泪水浸湿的稿纸写满了我最熟悉的两个字——吴娟。揉成了团的废纸丢了一地，摊开的字典也被我画得一塌糊涂。不是我找不到合适的字，而是我觉得，多年来这两个字已成为了我身体的一部分：小时候，父亲总是咬着这两个字叫贪玩的我回家，母亲是哼着这两个字哄我入睡。这一切让我如何割舍得下。

母命难违，最终我还是在这两个字上划上了一个巨大的“X”，“血淋淋”的像是刻在我的胸口。交到母亲手中的纸，名字已改成了“田婧”。母亲宽慰地笑了，也许她永远也发现不了新名里的秘密。“婧”字里，“女”旁“月”底仍取自于“娟”，因为我永远无法忘记为我取名的父亲，而那个“主”头，上面一横是我，下面两横是父亲和母亲，中间那竖就是一个家，能把我们拴在一起，虽然我知道，那已经永远成为了过去。





那天晚上，皓月当空，月色很好。
大地万籁俱静，朦朦胧胧，我们这群住
校生，伴着缥缈的月光曲进入梦乡。

月夜惊魂

☆ 齐文斗

那是一个刻骨铭心的夜晚。那年我才14岁，念初一。

那天晚上，皓月当空，月色很好。大地万籁俱静，朦朦胧胧，我们这群住校生，伴着缥缈的月光曲进入梦乡。

校园的背后是起伏不匀的丘陵，那里有许多墓穴，尤其到了晚上显得十分阴森可怕。我们宿舍窗户外面就是丘陵。丘陵上有许多大小不一的马尾松，像墓穴里爬出的人站立在那，形态各异。一阵风吹过，树影婆娑，发出沙沙的怪声，听起来让人毛骨悚然。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我们总是早早地将窗户关紧。如果哪个调皮生说一声“鬼来了”，同学们会吓得赶紧用棉被紧捂住自己的脑袋，不敢发出半点声响。男生隔壁是女生。学校有规定，不准在宿舍门口或校园内随意方便。

约摸到了下半夜三四点钟，我摸摸索索地爬了起来，准备去方便。“吱”的一声打开门，皎洁的月光像水一下泻进门里，我努力地睁大双眼。我呆了。我真的第一次见到这么美妙的月色。深蓝色的苍穹中悬挂着一个又大又圆的白月亮。月亮好像挂在了树梢上，伸出手就能触到似的。空气和月色一样清新，扑鼻而来是植物的清香，隐约中还感觉到有一丝丝淡淡的甜味。我顺着墙根，踏着浓浓的月色，到了后院，我再一次地呆了。后院小门外的池塘更是格外迷人，月亮好像掉到池塘里了。那么安详，那么恬静，我忽然怀疑自己是不是在梦境中，一个人跑到月亮王国里来了。

恍惚之中，我似乎发现一个高大的影子从丘陵的那些怪异的马尾松中向我飘忽过来，我的汗毛霎时站立起来，心里怦怦乱跳，整个身体在颤抖，便使劲眨一眨睡眼。果真，“他”披着银色的月光，戴着硕大的破了沿的草帽，肩膀上披着一块大白布，像是要飞起来似的，手上还拎着白闪闪的东西，我想拔腿往回跑，可是，腿发软，心发虚，身不由己。我感觉到了那个“白鬼”向我扑过来一把抓住我，随后我大叫一声便什么也不知道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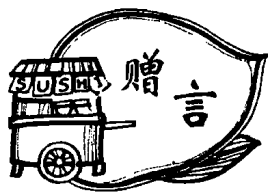
过了好长的时间，我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昏暗的灯光下，迎面而来的是老师和同学们焦灼的神情和惊慌的目光。一个陌生人的脸充满着歉意和窘迫。他讷讷地说：“我看他摇摇晃晃地生怕他摔到塘里去，想去扶他却怕把他吓着。”

原来，那个大“白鬼”是我同学的爸爸。他每天半夜从家里拉着板车到县城，然后再把公社供销社的货拉回来。他见学校大门紧锁着便绕到后门。那块大白布是当地农民在夏季用于遮挡阳光的披肩。手里拎的是饭盒，饭盒里装着给他儿子带的菜。

我整整发烧三天三夜，说了三天三夜的胡话。在半梦半醒之间，我听见了一个苍老的声音在长一声短一声的呼唤着我的名字。我从窗户的小缝中向外看去，只见月亮底下，学校食堂的刘奶奶在为我“喊魂”。那声音仿佛从远古飘来。我依在窗户上，静静地看着、听着、想着。

现在我已步入中年的行列，但我再也没有经历过那晚那样的月色以及难以言说的恐惧了。说真的，那至纯的月色和恐惧我都很怀念。





我像爱这些花草一样爱上了这里的孩子们；我像爱这条花草簇拥的大道一样爱上了这所校园。

花之路

☆ 陈思俊

初来乍到，扑入我眼帘的是一条黄土路。

黄土路通往校园深处，凹凸不平，弯七拐八，晴天尘土飞扬，雨天泥泞四溅，全校师生因此显得同泥土格外的“亲近”。我便没有理由不相信，自己被分配到一所地地道道的乡村中学了。偏偏我的寝室紧邻这条黄土路，无论门窗关得多么严实，倘若每天不拾掇，书桌、床铺、碗筷……室内的所有东西定然蒙尘、纳垢。这使我莫名的烦躁，夹杂着几分失落，我禁不住问自己，难道这条黄土路就是我所描绘的人生轨迹么？

学校领导让我负责团队工作。我跟以前的老师们一样，照例组织学生参加一些义务劳动，其中一项就是，让各支部和各中队排定轮次，每天上学和放学时认真打扫这条黄土路。黄土路看起来比较清洁了，谁料浮土被扫去一层又生一层，无休无止，而且更恼人的是，凹处愈见其凹，雨天积水成洼，行走困难仍得皱了眉头咬牙过。

面对如此一条黄土路，我也曾产生过这样的想法：为何不自力更生“改天换地”呢？不过想法归想法，我终究不愿自找麻烦。

第二学期开学，学校领导找到我，说团队工作是否搞一点特色，譬如这条黄土路吧，早就应该整修了，只是经费短缺点，团队能不能在这件事情上发挥应有的作用？下来后我用心一想，是呀，如果带领全校的团员和队员到后山上搬石块，到河边背沙子，解决了部分原料问题，学校只需购买水泥，